Адрес для отправки перевода: korkonos@yandex.ru

**东西《双份老赵》（节选）**

老赵其实不老，“老”只是一个亲切的称呼，相当于“阿”。他长着 二十多岁的头发，三十多岁的皮肤，却具备了一百岁的智慧。自打识 字那天起，他的脸上就出现了思考的表情。这种表情一直保持到现 在，如果不小心辨认，还以为来自他父母的基因，但实际上却是他勤 于皱眉头的结果。

七年前，小夏婷婷玉立，说漂亮有漂亮，说气质有气质，是某家银行的职员。尽管追求她的男子排了长长一列，却没一个被她相中， 原因是他们要么长得太白，要么显得幼稚，无法给她一种落地的感 觉。直到老赵这张思考型的脸庞出现在窗前，她的心里才“咯噔、咯 噔”。开始，老赵也不是来给她“咯噔”的，而是来存款，取钱。因为经 常来，彼此由点头到交谈，渐渐地就混熟了。熟到差不多的时候，小 夏劝老赵把钱全部存入本行。老赵说：“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一个筐里，万一没拿稳，那就只剩下我这个蛋了，穷光蛋的蛋。”

这是排名数一数二的银行，哪怕所有的银行都倒闭了，也轮不 到它倒闭。更何况老赵的那点钱就像沧海一粟，无论存进去或者取 出来都不影响银行的总量。小夏觉得他多虑，甚至认为他不信任自 己。老赵说：“我可以信任一个人，但不可以信任一个集团。”而小夏 偏偏把银行当亲爹，并用它来检验老赵的忠诚度。老赵问：“难道喝 一口茶，连杯也要一起吞下去吗？”

小夏说：“单位就像我的衣裳，你不会只爱我的身体吧？”

老赵于是又存了一笔定期。小夏问他是不是把全部都存进来 了？老赵气得直打喷嚏，忍不住给她上课：“就像一个人不能只有一 个信仰，否则，委屈的时候你都找不到安慰的理由。一家人不会同时 上一条贼船，也不会同时坐一架飞机。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找干爹？民 间说法是保自己长命，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多个干爹多条后路。”小夏 被这剂猛药呛得连声咳嗽。她终于落地了，心像踩在水泥地板上那 么踏实。不过结婚之前，她还得考验考验老赵。

小夏打开地图，指着最远的地方——麦哲伦海 峡，说：“怎么样？”老赵说：“只要你开心，下个月就 去。”小夏感动了，手指在地图上跳舞，舞着舞着，就 舞到了夏威夷群岛。她说：“偶心疼钱，还是选近一点 的地方吧。”老赵一拍桌子，整个太平洋都倾斜了。他 说：“看不起人是不是？知道吗，你花谁的钱，谁就是 交桃花运。”小夏的手指立即从夏威夷起飞，这回跳 的是芭蕾。手指优雅地划过高山，越过海洋，像两只 白天鹅落在桂林的山头。“就这儿吧。”小夏说。老赵 被小夏变化的速度搞晕。他用一秒钟倒了倒时差， 说：“对我的钱包，请你务必做到浪费光荣，节约可 耻。”小夏笑了：“浪费你的，那不就等于透支我的未 来吗？”

最后，他们选择了西部的一座山峰。那是个热门 的景点，好多名人和有名字的人都去爬它。有位著名 的董事长，每个季度都带着一群记者去爬，每爬一 次，公司的股票就连续涨停三天。老赵和小夏也想让 他们的感情股涨一涨，于是都跟单位请了假。登机之 前，老赵为每人买了两份保险。小夏看在眼里，喜在 心尖尖。她一坐上飞机，就把脸靠住老赵的肩膀，死 心塌地做他的零件。渐渐地，靠的和被靠的部位都有 些麻，但是，谁都舍不得动一动。他们只用一个姿势 就完成了一千多公里的飞行。

到了山下旅馆，小夏惊呼：“糟糕，我只预订了一 间房。”老赵说：“难道还需要第二间吗？”“当然，我是 有原则的。”说这话时，小夏把嘴认真地噘起来，不像 是反话正说。老赵问总台还有没有多余的房？服务员 说：“房间都必须在十天前预定。”老赵双手一摊，耸 了耸肩膀，恳请服务员为他在走廊上加张床。服务员 说：“不可以在走廊上加，但可以加在房间里。”老赵 像领到结婚证那么高兴，扭过头来征求小夏的意见。 小夏说：“我一紧张就会失眠，一失眠就没力气爬 山。”老赵说：“出来就是想放松，你先别紧张，千万千 万别紧张……”

晚饭后，老赵跟着小夏进了房间。他们一个坐在 椅子上，一个坐在床头，面对面地聊了起来。老赵越 聊越来劲，不仅语速加快，而且满脸通红，仿佛雄鸡 高唱，仿佛要这么一直唱到天亮。但是，小夏却聊得很不专心，她在为老赵今晚睡什么地方而不停地开小差。老赵说：“既然当时你只订一间房，那就说明你 早已默认同吃同住这一事实。”小夏摇头，两手紧紧 地抱住自己的双肩，忽地就缩小了，小得像只蚂蚁， 让老赵和她的距离顿时变得遥远。老赵问：“难道你真不希望我住在这里？”小夏的头立刻变大，它毫不 含糊地点了一下。老赵又问：“你确定？”小夏连连点 头。凡事都问两遍，这是老赵多年养成的习惯。他说 了一声“晚安”，便抬屁股，拉行李。小夏问他去哪？他 说：“睡觉。”小夏说：“不是没房了吗？”老赵说：“我就 怕你在关键的时候讲原则，所以出发前也预订了一 间。”小夏惊讶得眼珠子都快掉了。她佩服老赵，甚至 崇拜。

爬山的时候，每人只带一瓶矿泉水。由于小夏没 经验，每次饮水量明显偏多。还没爬到山的五分之 一，她就把一瓶水全部喝干。老赵告诉她，凡是有爬 山经验的人，只用水来润润喉咙，绝不能牛饮。小夏 责怪他为什么不早说。老赵从包里掏出另一瓶：“因 为我早有准备。”爬到一处陡坡，小夏的手被带刺的 灌木划破，裂开的口子渗出血来。老赵赶紧从包里掏 出创可贴，封堵她的伤口。小夏说：“你想得真周到。” 老赵说：“必须的。”

一路上老赵连扶带拉，总算把小夏带到了半山。 到了这个高度，他们的视线就开阔了，野心也开始膨 胀。看着周围被比下去的山峰，小夏一高兴，嚷着要 爬到山顶。坡越来越陡，脚下打滑的次数越来越多。 有时，他们的一只脚上去了，另一只脚却滑下去老 远，仿佛要分裂身体，闹“腿独”。这样劈叉多了，小夏 的裤裆便“嗞”地一声裂开。“还名牌呢，这么不禁 劈。”她发着牢骚，赶紧蹲下，一步也不敢移动。尽管 小夏已多次领教老赵的细心与周到，但这一次她是 再也不敢奢望了。万万没想到，老赵竟然从背包里掏 出了针线。小夏一边缝着裤裆，一边想还有比他更可 靠的男人吗？没有，绝对没有。

当晚，小夏就叫老赵退掉另一间房。他们终于合 并了。高兴的事大都相同，这里只说一件不高兴的。 临回程的前一天，他俩到商店购物。老赵花了五千元 为小夏买了一只玉镯。小夏当场把玉镯戴到手腕子 上，频频摇晃，似乎要从上面摇出一首歌来。但是，没 等小夏高兴完毕，老赵就偷偷地折回去，又买了一只 和她手腕子上相似的镯子，连价格都一样。小夏想多 买的这只肯定不是送给他亲人的，否则他不会偷偷 摸摸。那么，只能说他还有见不得光的女友？小夏压 住心中的不快，计划在回去半月之后再审他。半个月 的时间，他要是真有“见光死”，就会把镯子送出去 了。到那时……哼，即使他的脑子转得比计算机还 快，恐怕也很难狡辩吧。

旅游归来，老赵每三天就跟小夏提一次结婚，就像一只准时的闹钟。他一共闹了五次，小夏便说：“坦 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能不能先交代那只镯子？然后， 再来跟我谈婚姻。”老赵的脸红得比闪电还快，仿佛 偷东西被人当场拿下。小夏真以为自己抓住了窃贼， 心有余悸地说：“差一颗米我就嫁给你了，好险！”老 赵额头上的汗“噌噌噌”地往外冒。小夏像猫看老鼠 那样看着他，问：“是不是送给前女友了？”老赵抹了 一把额头汗，支支吾吾地说：“从头到脚，我就这么一 点秘密，你……能不能给我留住？”小夏说：“要么爱 秘密，要么爱我，A 或者 B，你只能二选一。”

老赵只好从柜子里拿出那只玉镯。小夏说：“天 哪，你怎么还没送出去？速度也太慢了吧。”老赵说： “为什么一定要送人？”小夏说：“难道就为了锁在柜 子里？”老赵说：“我是怕你的那只丢了，或者碎了，才 又买了这只。如果你高兴，一只手戴一个，两只手可 以同时漂亮。”小夏的脊背轻轻一颤，那是被感动的 信号，但她仍然强迫自己保持足够的警惕，说：“你骗 人。”老赵把柜门敞开。小夏看见柜子里摆满物品，有 小时候用过的布娃娃，有中学、大学的毕业证，有奖 状、邮票、相册、移动硬盘、钥匙、存折、保险单、速效 救心丸、相机和手表等等。凡柜子里的统统双份，只 有手表是单身，因为另一只正戴在老赵的腕子上。小 夏顿时结巴。她说：“原，原来你喜，喜喜欢收，收藏。” 老赵摇头，说：“多年来，我像保护内裤一样保护这个 秘密，没想到还是被你撬开了。我担心这些东西丢 失，就多备了一份，这样心里巨踏实。”